

宜蘭文獻叢刊

宜 蘭 耆 老 談

14

日治下的產業



宜蘭縣立文化中心 出版

統一編號

030656870838

ISBN 957-02-2213-1



宜蘭縣立文化中心

宜蘭耆老談日治下的產業

宜蘭文獻叢刊十四

宜蘭文獻叢刊 14

【宜蘭耆老談日治下的產業】

發行人：林德福

出版：宜蘭縣立文化中心

編輯：林惠玉

美術編輯：陳永琛

印刷所：富城印刷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定價：新台幣 100 元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八月

初版 1500 本

序

繼「宜蘭耆老談日治下的軍事與教育」後，宜蘭縣史館又規畫以產業為專題的耆老座談會，這幾場座談會分別為：林業、酒業、紙業及漁業，均是傳統農業經濟外，新興起的生產事業及重要的海洋資源經濟。今日林業已從伐木取材轉為森林遊樂區及育種造林事業，紙廠與酒廠正面臨民營化的衝擊，漁業至今仍是重要的經濟活動，這些史料的蒐集、調查整理，不僅可充實宜蘭歷史內涵，也是台灣產業史重要的一部份。

林業耆老座談會，邀請曾在太平山林場工作的老前輩與會，暢談當年林業盛況。太平山林場的開發對羅東市鎮的發展影響深遠，使宜蘭地區形成宜蘭—羅東雙都市的發展模式。酒業耆老座談會，經由宜蘭酒廠退休前輩的談話得知，早在1905年宜蘭街就有私人開設的「宜蘭製酒株式會社」，因宜蘭有很好的水質，最多曾有將近10家的製酒公司，後來日本政府實施專賣制度全部收歸國有。紙業耆老座談會，由中興紙廠退休前輩的談話可以了解，紙廠的設立跟糖廠有密切關係。另外，中興紙廠在五〇年代曾發生白色恐怖事件，有一些人冤死或坐冤獄，但與會者幾乎沒有人想談起這件事，令人深刻感受到白色恐怖造成的傷害及其陰影猶存。漁業耆老座談會，則邀請南方澳的老漁民參加，述說昔日「討海」的情景。日治時代日本政府曾有計畫的將日本漁民移民到南方澳，最著名的就是「琉球移民村」，直至今日南方澳居民還習慣稱那地方為「移民仔地」，在這場座談會中發現琉球與南方澳關係深厚，不僅有通婚情形，也共同從事捕魚行業。以上這4場座談會中，耆老們談的大多是自己的工作經歷，尤其常常比較戰前與戰後的不同，跟日本人與中國人共事的不同經驗。

宜蘭縣史館是全國縣市層級開創性的機構，專責搜集保存地方史料、編修縣史，並舉辦歷史研究的推廣活動。就史料的搜集保存來看，陸續整理出版的《宜蘭古文書》代表舊文字史料的收集，是「寫的歷史」，而舉

行全縣各鄉鎮市耆老座談，或主題(如軍事與教育)的座談，或庶民生活史訪談記錄，如張文義先生陸續在《宜蘭文獻雜誌》發表的成果，以至本書的整理出版等，這些是「說的歷史」，由此可看出宜蘭縣史館是有相當的企圖心與計畫性在進行歷史的奠基工作。

口述歷史涉及訪談主題、訪談人選、訪談技術、記錄整理與研究等各層面問題，宜蘭縣史館在這些方面已有不錯的成績。宜蘭有其特殊的地理風土及歷史文化，口述訪談的工作仍須持續進行，以擴大史料蒐集範圍；在主題方面可由全縣的區域轉而至村落、社區的訪談調查，或設計各種的專題研究，以增加訪談深度。這些都需要有問題意識的導向規畫，才能有比較特殊的成果。

在訪談記錄整理方面，除忠於原述者的敘說之外，更理想的作法是將重要事項加以註解，不但可延伸閱讀者對相關史事了解的深廣度，也能與文本史料作對應佐證，提升口述資料的史料價值。

口述歷史已逐漸成為歷史學的一重要領域，其所代表的不僅是學術研究的演變發展，另外具有庶眾之民也可以「發聲」的意義。口述訪談的成果除了可以充實史料，訪談者與發言者的互動過程，或是閱讀者、研究者透過史事經歷者的言談，亦將影響研究方法、歷史解釋與史觀的形塑，共同創造歷史研究的形式內涵典範。

身為台灣史研究者之一，宜蘭長久以來一直是我高度關心，要探索了解的區域，另忝為宜蘭縣史的編撰成員，樂於見到本書的問世，並向宜蘭縣史館相關工作人員的勞心勞力致以敬意，是為之序。

戴寶村 1998年7月

《産業篇》



目錄

宜蘭文獻叢刊 14

宜蘭耆老談日治下的產業

日治時期宜蘭面面觀系列耆老座談會紀錄：產業篇

■序 戴寶村

《產業篇》

- 日治時期宜蘭之林業耆老座談會……………1
 - 日治時期宜蘭之酒業耆老座談會……………31
 - 日治時期宜蘭之紙業耆老座談會……………53
 - 日治時期宜蘭之漁業耆老座談會……………71
-
-

《日治時期之林業耆老座談會》

編按：

這場座談會為本館規畫之「產業系列耆老座談會」中的第一場，會中特別委請本縣林業史專家林清池先生主持，當天與會耆老均提出寶貴的自身經歷及文獻資料，令本館深為感激。但由於本館在錄音上的疏失，造成座談會內容無法整理，因此以個人訪談方式來彌補此缺憾。

張阿草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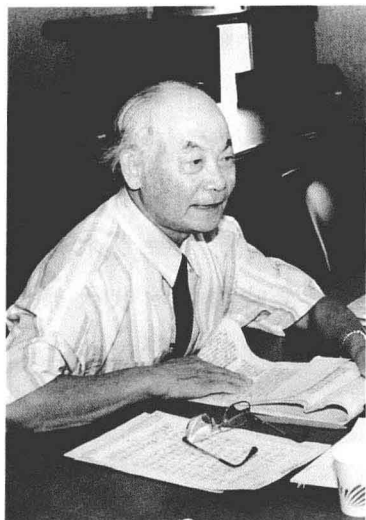
時間：1997年8月13日

受訪者：張阿草先生

採訪者：林惠玉、廖正雄

記錄整理：林惠玉

昭和4年我出生於羅東街，羅東國民學校畢業後，昭和19年進入羅東山林事務所工作。這個單位因營林所羅東出張所機構改革，將造林課抽出來成立羅東山林事務所，管轄蘭陽地區國有林班林政、造林、林產物處分及林班水土保持等業務。光復後改稱羅東山林管理所，至民國49年和太平山林場合併，成立蘭陽林區管理處。我剛進入該所服務正是戰爭最激烈時刻，每天8點上班，差不多9點就開始準備要躲防空壕，到了11點再回辦公室工作，當時的辦公人員很少，礁溪、太平山、冬山、三星、蘇澳及南澳都屬羅東這邊管。我和日本人在一起工作有一段時間，覺得他們是蠻親切的，當時的業務也是很多，但人員卻很少。



林清池先生



張阿草先生

民國 39 年我就在檢查站工作，負責林產物搬運及檢查，大部份是在浮崙、竹林檢查站，浮崙廢掉後改到廣興、竹林檢查站服務，也曾到四方林檢查站及天送埤檢查站，可以說廣興、竹林、四方林及天送埤這4個檢查站出材量最大，業務繁忙。我們在檢查站工作，對木材必須要有相當程度的瞭解，木材大致可分成針葉樹及闊葉樹兩大類，松羅（學名扁柏、紅檜）、杉木是



昭和年間的營林所羅東出張所（取自朱素純女士借用之《蘭陽大觀》，宜蘭縣史館提供）

屬於針葉樹，而烏心石、赤皮、柯椎、楠木、什木等是屬於闊葉樹，闊葉樹種類很多單單楠木就有36種。我們主要負責林產物搬運檢查，卡車或小火車搬運木材或副產物由土場運下，經過檢查站時需停車接受檢查。我們核對林產物來源所搬木材、樹種、材積及數量，是否與搬運單、查驗明細表符合，許可採伐林班木材(包括副產物)在山上或土場要運下市場前，每隻木材均要編號申請放行造冊查驗明細表，一份送交檢查站於搬運時核對。我大部份都在檢查站工作，可以說從有檢查站待到沒有檢查站，因此我幾乎很少上太平山。後來上面規定每個檢查站最多不能待超過2年，所以我們常會調動。



每隻木材運下山前均要編號造冊
(宜蘭縣史館提供)

檢查站在民國38年才設立，日本時代並沒有。我在檢查站約40年，檢查到賊木的情形並不多，要是真的想盜運是不可能從檢查站過來，而且林班內經常有巡視人員在巡視。日本人很喜歡用台灣的扁柏、紅檜，因為台灣扁柏、紅檜的品質優良，是世界有名的，目前日本明治神宮的「鳥居」，就是從太平山出產的。像松羅這麼好的木材，可以說是台灣之寶，當初砍伐的這麼快，實在很可惜。像日本時代是「擇伐」政策，光復後就沒有這個名稱了。民國50年至60年代太平山的出材量是全台灣最大，當時工作量非常大。現在高山造林大都是種紅檜、杉木，扁柏造林無法生長。我從羅東國民學校畢業後，就一直在林務機關服務，工作40多年退休，當中不曾換過其他工作。

莊清麟先生



時 間：1997年8月14日

受 訪 者：莊清麟先生

採 訪 者：林惠玉、廖正雄

記錄整理：林惠玉

莊清麟先生

我出生於冬山鄉群英村，民國32年3月畢業於羅東國民學校高等科。畢業後到羅東地政事務所服務，主要的工作就是到街內測量田地、屋地，差不多一個多月都已經學會了。我問他們還有沒有什麼新的東西可以學？他們說沒有，差不多就是這樣子了，我一聽這樣的工作我不做了。那時我還是小孩子，想到好幾十年都要做同樣的事就無法忍受。當時林場的測量人員很少，幾乎都是日本人的年輕人，而戰爭期間他們都被調去當兵，所以非常欠缺測量人員。那時我大哥莊炳林在台拓羅東出張所作業係工作，我拜託他幫我介紹，看看能不能進去林場工作？我大哥說既然我喜歡到處跑，不然就到工事係工作，這樣一輩子也跑不完。我工作第3天就上山去了，我是鄉下孩子，從來沒去過山上。我帶著3米長的測量工具測桿等，山上的路崎嶇不平，日本人為了訓練我們，叫我用跑的，跌倒了趕快再爬起來。

我從民國32年9月進林場工作到終戰為止，由於我很認真學習，所以測量方法及儀器的使用都已經學會了，最初我從描圖先學起，學會後才自己繪圖，因此光復後的林務系統測量大都由我帶隊。雖然戰爭已經很激烈，但在山上似乎感受不到，所有工作照常進行，等我下來羅東才感覺到美機空襲的非常厲害。當時怕羅東的出張所會受到空襲，因此就將辦公室疏開到土場。當時的土場不是現在的土場，以前的土場位於現在土場在往山內約1,300公尺左右。為什麼舊土場會移到目前的位置呢？因為民國35年有一個大颱風將舊土場全部掩埋，包括辦公室、車輛和所有器材，於是就遷往現在的土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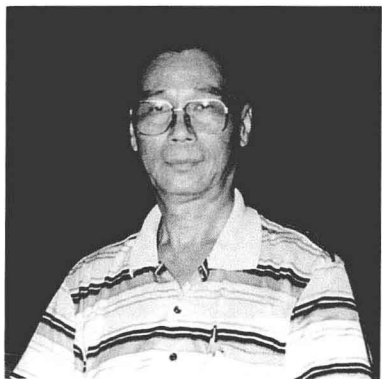
舊太平山開發於大正5年，移過去新太平山則是在昭和12年，太平山的

氣候比平地冷，我第一次看到下雪覺得新奇，還把雪拿來吃吃看。昭和19年就有開發棲蘭山的計畫，那次測量我也有參與，後來棲蘭山是由森林開發處去開發。我們的測量方法及繪圖，都是和日本人學的，當初日本人沒想到會那麼快就戰敗，如果趕快教會我們，他們才能比較輕鬆。他們教的非常認真，但真正目的是想利用我們，所以才將知道的趕快教我們。上山測量的時間並不一定，如果有生產路線開發或延長，才會上山測量，每次出發都是一隊人員，若要設集材場的話，還要踏勘水路。以前有一間保線倉庫，裡面好像放有300張以上各地區的大型地形圖。終戰沒幾天之後，我的係長拿倉庫鑰匙給我，叫我將倉庫內的東西全部燒掉。但我將宜蘭地區的地形圖偷偷藏起來，把其它地方的地形圖都燒掉，後來做了幾次大颱風，那些圖都不見了，真是可惜。日本人的心腸實在不是很好，不僅將那些地形圖燒掉，還將一些測量儀器如水平儀、經緯儀拆開，讓別人無法使用。到民國35年初，所有日本人都被遣散回去，由中國政府來接收。那些外省主管根本都不懂，他們叫我把測量儀器搬出來，我一搬出來看，裡面都是一堆破銅爛鐵，所有儀器都被分解無法使用，我重組那5台機器就將近花了一個禮拜的時間。

民國61年時，王永慶在泰山的明志工專與林口山頂工廠的環山道路無法銜接完整，他們原本請台大土木系的教授跟學生去測量，測量3次都測不好。後來台塑公司營建主任周先生來羅東找我，當時我原本已經辭去林區管理處的職務，要去印尼工作，後來沒去成賦閒在家裡，於是他就來找我幫他們測量。我到現場一看就一清二楚，整座山的樹木及草都快被砍光了，因為已經測量過3次，所以不必再踏勘。於是我回羅東找了一位朋友過去，台塑公司也找了幾個人配合我，沒多久就將這工作完成。那位台大教授回來看我測量的結果如何？我告訴他1公分也不差，因為你們所受的教育是一加一等於二，但我們一加一並不一定等於二，我跟他開玩笑說天文地理都要知道，土木飯才能吃。後來沈家銘局長叫我再回去上班，我是在林區管理處工務課，之後擔任工務課土木股長。我們上山測量時，都是測量到那裡，就搭寮住在那裡。我記得日本時代有一份百年的太平山地區開發計畫書，內容是將舊太平山、新太平山及棲蘭山這3個地區輪流開發，達到永久使用的目的。當時日本政府限制每年開採木材的數量不能超過25,000石，照當時木材的蘊藏量，足足夠100年開採，但到光復後這個計畫就被破壞了。光復後木材開採的十分厲害，單單太平山一年就開採12萬立方公尺，約40幾萬石。日本政府對木材的採伐

是有計畫性，會考慮到水土保持，而光復後則是大規模的開採，根本沒有顧及到水土保持的重重性。我覺得政府對木材這麼珍貴的資源認識太慢了，等樹都砍光了才知道它的珍貴，以至於現在必須要付出很大的代價來做水土保持。

黃阿男先生



時 間：1997年8月15日

受 訪 者：黃阿男

採 訪 者：林惠玉、廖正雄

記錄整理：林惠玉

黃阿男先生

我叫黃阿男，昭和5年出生於太平山林場的舊3號機，是索道的轉運站。我父親叫黃神才，要計畫開發新太平山的時候他就參與了，跟日本人一起做架設鐵道的工作。原本我父親是在種田，但因為可種的田地不多，再加上我父親對山林工作蠻有興趣，所以就到太平山林場工作。由於我父親很聰明工作又認真，沒多久就升為領班，光復後升為保線工務長。我家總共有6個兄弟，其中有5個都在林場工作，加上我父親總共是6個。我是在土場的舊3號機長大的，到了要讀書的年齡，才下來利澤簡跟我伯父住，就讀利澤簡公學校。土場的學校比較小，我父母是希望我到平地讀書。公學校畢業後就和我的叔伯一起養鴨，並沒有立刻回太平山，但我父母親反對我繼續養鴨，他們認為這不是長久的工作要我回林場。

民國39年7月1日我進林場擔任蹦蹦車助手的職務，1年3個月後升為司機，開蹦蹦車很有趣但也很危險，必須要有技術及全神貫注才行，每年我平均事故的次數都是同事間最少。山上的軌道不是很平順，不能開的太快，不然就會發生「敗車」，「敗車」就有可能將所載運的木材翻落山谷。記得在民國50年左右，正是太平山林場大生產的時候，當時大家為了要趕生產都



載運乘客的蹦蹦車 （林源盛先生提供）

很認真，每天天未亮就出門工作，一直做到很晚才下班。我有一位同事叫陳文載，他工作非常認真，結果因為趕生產，蹦蹦車翻落深谷被壓死，實在很可憐。

我是在太平山站，主要駕駛的路線是茂興線及三星線，當時我們一天走茂興線，一天走三星線，有時也載運乘客，大部份都是集材、伐木員工或員工的家屬。以前金洋部落的原住民還沒遷下山之前，都由太平山出入，他們要到羅東，一走都要好幾天，我若遇到他們就會讓他們坐車。另外最多的外客就是大學生，也曾載過一些大官上山視察，回想從前在山上工作的日子，雖然很危險但也很快樂。當時太平山上什麼都有，有學校、合作社、魚菜部、撞球場等，由羅東配肉、菜上去，吃方面不成問題。很早就有人上太平山拍電影，記得最早就是鳳飛飛，也是由我載她上太平山的。

我駕駛蹦蹦車10年半後，在民國52年轉為擔任運材監工的工作，到民國63年轉為擔任監採監裝的工作。所謂監採就是林場標售一塊區域的林木給業者砍伐，我們主要就是監看業者有沒有逾界砍伐，每根木材運送出去之前，都必須經過我蓋章才行。我一直做到民國75年，全台灣擔任這個工作最

久的人就是我，因為大家知道我做事的態度，所以要是業者標到林班，大部份都派我去擔任監採工作。我總共做了13支的林班，譬如標出120甲的林班地，大概要做8個月才能完成，完成這樣一區就是一支林班，最久也曾一支林班做了一年半。民國75年改為巡山的工作，這項工作的責任很重大，不能讓人盜採林木，通常我們都是集體去巡山，這樣比較不會發生危險，一直做到民國78年才退休。為什麼要退休呢？因為我們捉到被業者雇用造路的工人，偷砍2根很高大的扁柏，我們呈報上去，結果對方卻找理由不承認。原本我還有1年才退休，但我的小孩認為在山上工作很辛苦，要我提早退休。

13年前有一位叫喜久四郎的日本人來太平山，太平山是他從小生長的地方，他以前的同窗帶他來找我，要我帶喜久去找他生長的地方，因為我在現場監採，對整個地點比較清楚，喜久的父親是警察，他們住在舊7號機下方附近。後來他回日本帶他2個姊姊、1個妹妹及妹婿來台灣，他們非常高興可以回去看他們生長的故鄉。喜久有一位妹妹在那裡去世，那時太平山的氣候很冷，他母親還坐月子期間，那位妹妹不幸被凍死了，所以他們帶了一尊佛像去祭拜他妹妹。他們到了那裡非常高興，回憶起從前的生活，非常懷念，雖然景象已經不太一樣了。隔年他們在日本就開始組太平山同友會，曾在太平山讀書或工作的人都可以參加，每年都會回來太平山，到今年已經舉辦第11屆了。我在太平山工作最大的感想就是，我從來不曾做過對不起林場的事。

我一生中最快樂也最難忘的事情是，記得在民國35年的冬天，那年我18歲，當時我母親要我去太平山工作，我不願意，我想去南方澳跑船。在我騎腳踏車往南方澳的山路途中，撿到一大包的日本百元大鈔，我在想不曉得是誰掉了這包錢？我決定等看看會不會有人回來找。大約等了25分鐘至1個小時，我看到一對慌張的日本母女從前方走來，她們看見我撿到這包錢，就先跟我行禮，說那些錢是她們掉的，她們馬上就要被遣送回日本，而那包錢是她們所有的財產。我將錢還給她們，她們非常感激，臨走前向我行了三個大禮。我很高興可以把那些錢還給那對日本母女，不然她們回日本不知道要怎麼生活，這是我一生中覺得最高興的事。

張炎福先生



時 間：1997年8月16日

受 訪 者：張炎福先生

採 訪 者：林惠玉、廖正雄

記錄整理：林惠玉

張炎福先生

昭和4年我出生在羅東街，從羅東公學校高等科畢業後，在昭和19年到基隆的三菱造船廠工作，一直做到昭和20年8月終戰為止，這個造船廠戰後被國民黨接收變成中國造船廠。戰後我被徵召為台灣陸軍軍士團，但也只有這一期而已，到鳳山當2年兵。退伍後民國41年初進入林場工作，負責木材檢尺後的記錄等工作。為什麼出產的木材有的放在貯木池，有的就放在地面上？木材載回來後全部先放在水裡，沈下去的就即時夾起來用台車運放在陸地上，通常像扁柏、紅檜等高級木材都存放在貯木池。因為放在地面上木材



位於羅東的林場貯木池（宜蘭縣史館提供）